



散去青絲千萬縷，
我的愛，是你親手栽下的一朵

牡丹

斐葉色

94 Pauline



精美大衆小說
GS040

牡丹

斐葉色◎著



希代書版集團

精美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

牡丹／斐葉色著．——第1版．——
臺北市：精美，1995〔民84〕
面；公分．——（精美大眾小
說；GS040）
ISBN 957-716-209-6（平裝）

857.7

83012514

牡丹

作者：斐葉色
發行人：朱凱薈
校對：劉玉堂 王世彬 張復先 李懷文
出版者：精美出版股份有限公司／出版／發行
社址：台北市民生東路3段113巷25弄35號
聯絡地址：台北市內湖區新明路174巷15號10F
電話：7911197・7918621
電傳：出版部／編輯部 7955824 營業部／發行部 7955825
郵撥：0017944-1

排版：伊甸專業電腦排版
電話／(02)5786242 傳真／(02)5795814

1995年1月第1版第1刷

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2152號

本公司法律顧問：梁開天律師、蕭雄淋律師、李永然律師
（本書遇有缺頁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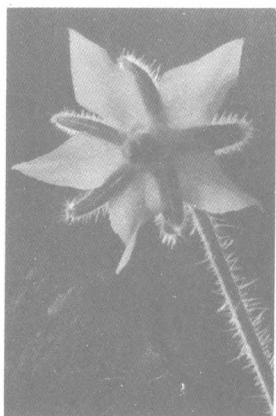
有著作權・翻印必究

ISBN 957-716-209-6

本書禁止出租，否則進行法律訴訟

※本著作物經著作人授權發行，包含繁體字、簡體字。凡
本著作物任何圖片、文字及其他內容，均不得擅自重製、
仿製或以其他方法加以侵害，否則一經查獲，必定追究到
底，絕不寬貸。

Printed in Taiwan



時間的河啊
慢慢的流
流去前生的憂
却留下今世的愁
這綿綿無盡的相思
到何時才能休



在陌生的流域遇見一朵花

斐葉色

第一次看見牡丹花，是在一只大海碗的碗底見著的。

有一年，到桃園關西朋友家作客。

這客可作得一點也不客氣，去的時候正巧是楊桃產季，害羞靦腆的主人媽媽洗了一堆尖如小峯的黃橙楊桃饗客，我們這些饗餐之客，除一飽口福之外，又吃又拿，恨沒能多生兩隻手。

自己是絕不肯安分坐著吃東西的人，既然有如此甜香味美的楊桃，怎可不拜碼頭，見見楊桃樹的道理？

就在那紅磚瓦房兩翼廂房的旁邊，正是一片延綿的果園，碩大金黃的楊桃林，果實纍纍，把枝梢都吊彎了，無可厚非的，腳底陳年累積的腐朽落葉也到了十分驚人的地步。

但是貪心如我，豈會將那些泥濘放在眼中，但也可想而知，貪心人下場之糗，曠古絕今。

那一跤摔得我面紅耳赤，恨不得地下有洞可讓自己在萬分之一秒中消失。

上帝沒聽見我的祈求，不過，我確信自己在密密的草叢裏看見了一朵花。

那是一只多波浪形鑲綠邊，碗心有朵舒然展放的紅牡丹花，由花蕊處細細層層，次第加粗的裂釉，一看便知道那是老阿媽年代的舊碗公。

忘了羞赧，忘了洞，也忘了楊桃，我得想辦法把美麗的「破爛」（「破爛」一詞當然是媽媽的專用語，對我而言它們全是寶貝）帶回家去。

——嘻！謝謝楊桃！謝謝楊桃樹！謝謝那一跤！

他們說，她的名字叫牡丹。

每一次在車潮中遇見她，總是匆匆一瞥，爾后，被動彈不得的車流挾持著湧出了視線，於是不得不將之置諸腦後。

不經心的再見她，也是在同一樣的十字路口，那一天，快意人生；因為四面八方的紅綠燈全都罷工了。而她，就漫步在十字路口中央，狀至優閒，優閒得教我欣羨。

車如怒馬，狂奔呼嘯打她身邊堪堪擦過，她可不怕，只掙起瘦弱的拳頭，喃喃自語的比了比，黝黑的臉龐不見絲毫驚慌。

記得看過這麼個故事：

傳說，天有九重，而第七重天有一座大花園，園中百花全是純潔無色的蓓蕾，在每一天之始，司花的天使會賦予每朵花顏色，其中，有一株是七彩的花后，只有它有權利



選擇它自己想要的顏色。

每一朵花在黎明破曉前接到指令後，興高采烈的各自披上了彩衣。

只有花后，苦苦忖度思量，該以何種豔冠羣芳的姿態出現——

曉風至，滿園花卉嫣紅姹紫盛開。花園一隅，原該成爲花之冠的花后卻凋零謝地。

爲什麼？

爲什麼？

只因它費盡思量，求好心切，卻遺忘了花開的時間—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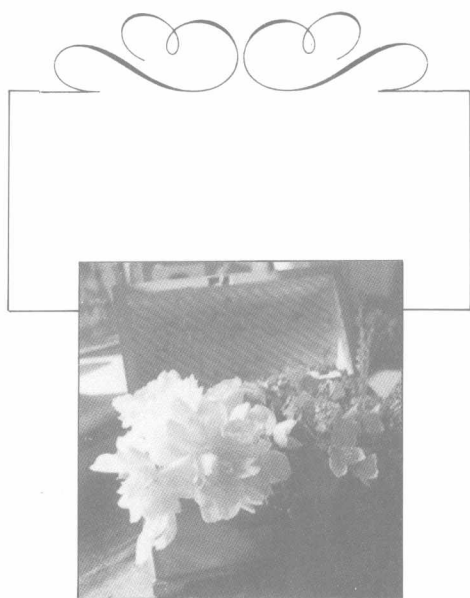
我打她身畔經過，她驀然對我一笑，令我怵然屏息。她，是否就是那株忘記綻放
翩容顏的牡丹花后呵！

一九九四年十月二十九日

獨對寒燈。簾外有幾稀

夜風

杳杳。



牡
丹

前塵

西漢元鼎五年。

未央宮外，碧瓦朱甍照城廓。天暮欲雪。

金鑾殿上，檐廡殿頂，金犀象牙廊。

一列列童男女各著五彩繡衣，魚貫走進宮門，先行少女一色緋桃繡衣，蔚藍繡裳，妃色飄帶。後面跟進的是輕碧繡衣，藕色繡裳，水色飄帶。依序漸入，荷蓮的、寶紫



的、硃紅的、嬌黃的、薄杏的。童男女頭縮雙鬢，童男髮鬢繫綁編蝶，童女或綴翠玉珠花，或斜插金步搖鳳凰玉簪，個個貌比花妍，膚如玉潔，腰若楊柳。

金漆雕龍寶座，座上盤臥九龍。

漢帝劉徹身披龍袍，戴皇冠，龐眉英奇，威軒氣凜。

玉階前，面白蓄短髯，頂道冠披羽裳，身佩六印之五利將軍樂通候樂大，肅然低眉，作揖致敬。

「樓船候遣，上百童男女已齊，周遭事誼已備，明朝子時，可起程。」
漢帝面帶嘉許，神貌紋絲不亂。

「賜酒！」

左右叩命，捧甌執罍。

樂大玉面含春，其心兢顫忘志。

琥珀醇酒半注玉觴，汁液叮咚——

忽而，

羅列女羣中撚起零瑣騷動。

騷動片刻即止。

一著珍珠色繡衣，淡銀鑲金邊繡裳，青螺色飄帶的女子，錯列而出，碎步盈肢，斂眉垂目，行至階前，款款下拜。

樂大疏眉糾結，面蘊怒意。

劉徹兩眼含威，安靜恬默，直視階下女子。

他記得她。

她名喚麗娟，原是大月氏國進貢美女，顏若牡丹，體態輕盈，肌賽清波，白如截脂。更難得善舞。

他曾在春天薄暮宴飲於花下時，賜她吸花絲綿爲舞衣。飛舞回旋，飄揚靈動，彷彿凌空而去。

他著實心疼這腰肢柔軟，性情約婉，酷愛牡丹花的宮女。

今日，她竟名列「牒使」之一？



「皇——」

她哀然請求！

神僊山渺若浩瀚雲煙，前途茫茫，神仙之說，無非夢境。

劉徹嘆道：

「善自珍重！」

奉敬送牒，求仙請藥，乃是千秋大業，豈可因一絲不忍，壞了大事。

麗娟聞言，心靈震撼，如置絕地，拚命一求，只換得意冷心灰。芙蓉面夭白苦寒，彷彿弱不勝衣。

今世冥冥情牽，竟絕斬於漢皇帝。

緩緩起身，再挹，語音窈清無戀；生無可眷。

「妾，僅再一曲『百花舞』，送別君皇——」

不聞箏笙絲竹和曲，意空雲闕；不見驪園萬千牡丹，晶瑩輝映。

但見她翩翩起舞，體態輕盈，姿條婀娜，迴旋，迴旋——恍惚，舞韻淒涼清越，飄



出雲外。

起舞的女子，抱定訣絕的悲憾，以眼代語，投注向，橫絕滿眼雕樑畫棟的玉闕，穿綺窗，遙向蒼茫茫的雪皚大地。

白淨淨的雪地處。

佇立她堅毅溫柔的戀人。

一曲未終。

發難的女子，一頭撞向貼銀箔翠的金柱。



驪園中。

他，穿枝拂柳，手持花剪，去枯枝，了殘葉。

他，心神不屬，凝目天際翻落初冬的第一場驟雪。

猛地，心撕肺裂，一失神，力氣不勻，銳利精剪，戳破指繭。

血；殷紅如硃砂，一顆顆，沁入雪地。

暖豔的血珠暈染白雪，幻成了菲薄的粉桃。片片，片，片，片，片——

細雪堆玉撒粉，迤邐華蓋京城。

輕雪，

紛紛；

穿越了時空，梭離了流光。

幾度春秋，朝代更迭。

依舊是雪。

彤雲詭譎的天，赭黃的澤地和雪泥。

午門。